

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佳作《交响乐》——

文学书写战争的新视域

■朱向前

艺 境

《交响乐》是一部饱含了深厚的民族精神，而又呼应了强烈的时代呐喊，回旋着激越的中国主旋律的宏大交响乐章，充分展现了王筠作为一个军旅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王筠服役过的部队，曾是长津湖战役的主力部队，因此，将这段历史告诉世人，他一直视为使命。从那时至今，经过20多年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和10年的专业写作，他创作了包括《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在内的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三部曲，共160万字，成为继魏巍之后，用多部长篇小说，全景式呈现抗美援朝战争雄奇史诗的作家。在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时候，确有回望那一段铁血和荣光历史的必要。如何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评价、总结那场伟大的战争，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协作发展的前景，《交响乐》作出了有力的回答。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始终面对三个层面的问题：不断重新认识历史，努力还原历史，无限接近历史真相；反复深入开掘历史，仔细打捞历史细节，用心触摸历史肌理；投入激情激活历史，完成历史的文学转化，诗意地呈现历史。我们不妨以此三点观照一下70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及其在此背景下的《交响乐》。

大体而言，70年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诗歌，如何原的《一把炒面一把雪》、未央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通讯，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中篇小说，如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风雪东线》《上甘岭》；长篇小说，

如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掀起了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第一波高潮。但此阶段，总体是战时枪杆诗、战地通讯和小说的“急就章”。毋庸置疑，它们为抗美援朝精神和新中国形象的宣传、鼓舞和塑形的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但艺术成就也受到时代局限。

第二阶段，战争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巴金的小说《团圆》写于1961年，主要是一个父女团圆的故事，几乎没有正面的战场描写，跟《上甘岭》一样，都是通过电影的二度创作而产生了广泛巨大的影响。差不多与此同时开笔的，还有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完成于1978年。这部作品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开创了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先河，是当时朝鲜战争文学的集大成者。随后又有孟伟哉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中篇小说《一座雕像的诞生》等为代表的深耕细作，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英雄典型塑造，全景式画卷的展开，艺术表现手法的精致与完善。

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启了新时期书写抗美援朝的新篇章。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作品主要有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王树增的《朝鲜战争》、叶雨蒙的《汉江血》等纪实文学，创作者开始以纪实文学的方式逐渐还原历史。《交响乐》在这个维度上继续推进，通过潜心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实地、实物、实情、实景地描写。比如通过“脚踏式”步枪的描写，就显示了中美双方武器装备不止一代的“代际差”。其实，王筠当年的长篇小说《长津湖》就是在长津湖战役60年后的一个大揭秘。60年后，美国以《最寒冷的冬天》、中国以《长津湖》这样的文学范式同时揭秘了这一场极度严寒条件下中美两军主力部队的生死对决，将这段无比残酷的历史展示在世人面前。王筠最新出版的《交响乐》再次

涉及到诸多历史真实。面对历史，作者并没有刻意炒作和渲染，而是很自然地在叙述中完成了对历史的还原。既突出了我方装备老旧、保障落后，也表现了美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火力优势，和我们以巨大伤亡牺牲换来的胜利。如孟正平率领的穿插营，战至最后，600多人只剩下20余人。那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象征，意味着这冰冷数字后面的巨大代价和同样巨大的精神与意志力。它们是文学，也是历史。

打捞历史细节，触摸历史肌理。在《交响乐》中，小到我军各种武器的拼凑状况，从“脚踏式”步枪到苏式“波波沙冲锋枪”，再到美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和M1式卡宾枪，对二三十种轻重武器口径、性能、结构的详细描写；大到对战争历史、地域、环境和双方战斗目标、战斗组织、战术特点以及给养补充等全方位的精细还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场知识链条。还有马老师与“喇叭刘”父子的打赌参军等情节，都新鲜、真实而富有时代感。至于以家乡的山川风貌甚至鲜花野草植入战场，就更带来了丰满鲜活的历史风貌。

诗意地呈现历史。《交响乐》首先是写活了一组人物：李八里、孟正平、张仁清、“大脚怪”鲍喜来、马永礼、王翠兰、“喇叭刘”父子等，栩栩如生，各有声口。写美军也有突破，不是简单地贴上美帝国主义的标签，而是首先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比如拉夫纳少将、库克中校、纽曼上尉、托马斯中士、小蒙特二等兵等都写出了一些性格特点，比以前很多作品中对美军的虚化、脸谱化有长足的进步。如纽曼的几次被俘，与吴了了的交往、接触、交流，甚至一定程度的认同乃至欣赏都比较自然，包括死在美机的扫射之下也水到渠成，而且寓意了战争的无情。比较而言，《交响乐》对我军人物的塑造就更丰富充

实，而且注意到从文化上做功课。李八里这个人物孝顺，早年就因父亲生病随队跑过一次，现场又因母亲而只身出面谈判，体现的是孝文化，也铺垫了人物性格和行动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个人，他讲究孝道；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更讲究小孝服从于大忠，在国家与民族利益面前，置生死于度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孝道的应有之义。马永礼更是体现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三句话不离仁义礼智信，慢言细语，温文儒雅，是典型的书生。“喇叭刘”父子的响器文化与小蒙特二等兵的萨克斯共鸣、合奏，象征着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满怀理想主义，表达了对爱的呼唤。

在此基础上，小说还赋予每个人物以人性与真情，用人性与生命的交响呼唤友爱与和平。不光注重我方的战友情、父子情、家乡情、爱情、家国情，甚至也注意到了敌方的人之常情。托马斯对小蒙特虽然恶语相向，却并不妨碍生死关头的以命相救，也是一种真实的战友之情。同时，小说还通过一幕幕惨烈的场景，既让人对于作品人物的英雄气概由衷敬佩，也让人为那些英雄或普通人的命运扼腕叹息。可以说，作品既是对英雄的赞颂，也是对战争的控诉，这个庞大繁杂的交响乐主题，就是对和平的祈祷。

就此而言，王筠实现了自己的追求：通过书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伟大的战争，既写出了民族站立起来的灵魂，又传达了一个爱的主题——沟通人性之爱、人类之爱，表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二元对立的阶级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以外，开辟了从文化冲突视角诠释和平价值与人性升华的新鲜视域。这种拓展使得《长津湖》与《交响乐》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学向度，显示出与以往同类作品的显著差异。



歌剧《同心结》剧照。作者供图

旋转舞台

捍卫英雄，表现英雄，向英雄致敬，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是文艺作品承载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颂扬英雄黄继光的歌剧《同心结》和它的创作团队，向舞台、向观众、向时代交出了一张合格的答卷。在观看该剧的过程中，我不时被舞台上鲜活的人物、昂扬的旋律、逼真的场景所感动、所震撼。我仿佛与70年前那场保卫家卫国的伟大战争在对话，仿佛与肝胆相照、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在对话。

大幕拉开，历史的风烟扑面而来。那是什么？那是被入侵者践踏的土地，那是被战火蹂躏的朝鲜；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志愿军队伍，他们浴血奋战、气吞山河，谱写着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世界和平的壮丽诗篇。这些真切的感觉是编剧、作曲、导演给我们营造的，是指舞美、道具给我们营造的，更是演员精彩的表演传递给我们的。

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王宏伟饰演的黄继光身上。我惊讶王宏伟饰演70年前用自己的胸膛堵敌人枪眼的英雄，在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没有一点历史的违和感。感觉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个战友，一个英雄，亲切自然，真实可敬。当他身着志愿军棉服，手持钢枪在七八米高的斜坡上跑跳翻滚，唱念做打时，我们仿佛置身于上甘岭坚不可摧的阵地，当他诉说着“为了祖国，为了朝鲜，为了天下受苦人，粉身碎骨心也甘”的心声，顽强地爬向敌人碉堡，张开双臂毫不犹豫扑向敌人狂喷火舌的枪口时，我们不禁为英雄的壮举流下感动的泪水。

我知道，没有30年军旅生涯的积淀，没有20多年为兵演出实践的磨炼，王宏伟不可能在舞台上成功表现这样“正”、这样“像”的特点和气质。难怪文化和旅游部为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决定复排歌剧《同心结》时，首先想到邀请王宏伟出演黄继光。

舞台上的人物一定不是抽象的。无论是《悲枪的黎明》里的解放军战士田园，还是《长征》中的红军战士平汉子，无论是《小二黑结婚》里的青年队长小二黑，抑或是《胭脂婆姨绥德汉》中的虎子，王宏伟演来都是那样鲜活生动、立体真实。但是，英雄黄继光与他以往饰演的角色有很大不同，既是情怀壮烈的英雄，又是平凡普通的士兵；既是人民的儿子，又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正如王宏伟所言：“黄继光很难演！难，源于对英雄的敬畏；难，源于对艺术的更高追求。可再难，我也要把心目中的英雄，通过自己的演绎真实地呈现在舞台上。”

王宏伟今年8月底受领任务后就一头钻进资料堆，翻阅和观看有关黄继光和抗美援朝的书籍、回忆录、口述史

我观歌剧《同心结》

■ 乔 治

等各种文字以及影像，反复学习和研究。后来，他又和剧组一起前往四川德阳市中江县的黄继光故里，黄继光纪念馆参观学习，与黄继光家人交流，近距离感受黄继光、走近黄继光。今年9月12日进剧组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天天都泡在舞台上。即使躺在床上，他也一遍遍回味分析黄继光的生活战斗经历，一遍遍揣摩人物当时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惯、语言表达方式等。他说：“黄继光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塑造这样的角色必须全身心投入、全方位把握，才能把英雄演好。”

王宏伟的切身体会是：为什么黄继光会舍命堵枪眼？为什么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不怕死？在我看来，堵枪眼是一刹那发生的事，容不得有多少时间思考。但是，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所有的志愿军战士早已做好了在战场上牺牲的准备。因为他们心中信仰如磐，奔涌着“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的强烈愿望。

“朝鲜战场牺牲了近20万志愿军战士，你看看，他们哪一个不是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我研究抗美援朝那段历史，每天都有黄继光式的英雄牺牲在战场上，那个时代真是一个中国人硬气、霸气、英雄辈出的时代，永远值得我们这代人去崇敬、去书写、去歌唱。”王宏伟说。

无怪乎，歌剧《同心结》好评如潮，王宏伟饰演的黄继光光彩夺目。



阅 图

较 量

■摄影 李 志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辽宁总队葫芦岛支队机动中队利用训练间隙开展小比武的场景。特战排排长刘孝军（左）向四级警士长黄永强发起了400米障碍挑战。拍摄者抓拍了两人翻越障碍的瞬间，画面具有较强的动感效果。

兵 漫

军营初体验

■齐 济/绘 王 旭/文



1. 一场“军营好声音”，让大家迅速熟悉。



2. 没有比拿到武装越野第一名更开心的事！



3. 喜获“内务标兵”，心里美滋滋。



4. 授衔，新战友们特殊的“成人礼”。

平凡英雄

■李国栋

阅读时光

书写英雄人物、颂扬英雄精神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题材，但这类题材的创作往往容易陷入“脸谱化”、同质化的窠臼。有的作品，创作者主观设定、人为拔高，塑造的英雄形象虽然“高大上”却“遥不可及”。翻开欧阳华的长篇报告文学《蓝盔勇士——人民英雄申亮亮》，朴实动人的文字间，呈现出的是一个可亲、可感、可爱的平凡英雄形象。

入伍前，申亮亮是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文章中描写他送西瓜、卖豆芽等情节，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也展现出他憨厚淳朴的性格。步入军营后，申亮亮吃苦耐劳，样样都要拔头筹、争先进，突显了人物的赤诚忠勇，也让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鲜活生动。

作者欧阳华在表现申亮亮的性格

时，抓住了书写生活里的“真”，让读者在阅读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她到英雄生活的家乡和军营实地采访与体验，对有意义的生活细节，认真记录、反复酝酿，透过人物的经历引领采访和写作，使作品既具有报告文学的严谨细致，又有丰富的情节和诗意的文学表达，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在军营的摸爬滚打，让这名来自农村的普通小伙子逐渐磨砺成长为一名钢铁战士。作者在讲述申亮亮成长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火热的军营生活和一群血性男儿的家国情怀。

书写有血有肉、真实可感、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是创作者需要不懈探索的课题。这部洋溢生活气息、激荡英雄气概的作品，让英雄悄悄地从书本里走了出来，坦诚地与我们对话交流，这是一次心灵的相聚，带着温暖的力量，细细阅读，回味无穷。

“迷你唱吧”唱响大漠

■王明艳 钱国龙

活力军营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周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科技人员江佳丽和马静坐在“迷你唱吧”内，一同欢唱。两人戴着耳麦，手握麦克风，跟随着音乐伴奏放声歌唱，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该中心地处沙漠边缘，远离城市，科技人员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对单调。中心党委高度重视文化设施建设，近年来持续完善文化、体育、休闲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了东风自然公园、航天主题公园、综合体育场、读书楼等文化休闲场所，基本满足了科技人员日常文化、健身、休闲需求。

针对青年科技人员的特点和喜好，今年中心采购了52台“迷你唱吧”和28台交互式智能平板，全部配发到基层一线单位。

“迷你唱吧”集唱歌、录歌及音乐

社交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有了它，休息时间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唱歌的乐趣。”“乐迷”江佳丽说。像江佳丽这样的“乐迷”，每个单位都有不少。前几天，得知厂家要派师傅来安装调试“唱吧”，马崇鹏主动申请去帮忙，并向师傅学习维修保养技术。马崇鹏已在发射场工作了16年，他的爱人和孩子都在老家，他希望成为“唱吧”的“第一位”歌手，为远在家乡的亲人唱出自己的心声。

这是“唱吧”的一大特点，不仅能唱，还能分享。在小小的“唱吧”里一展歌喉，身处大漠戈壁的航天人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把自己欢快的心情分享给远方的亲友，在紧张的试验任务之余，放松心情、缓解压力。

“近年来，科技人员任务繁重，面临的压力比较大。”中心领导介绍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激发科技人员立足本职岗位、献身航天事业的催化剂，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载体，才能满足新时期航天科技人员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